

# 寻觅鲁迅的灵魂

——《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文本理解的三个层面

◎朱强国[德州市第一中学, 山东 德州 253000]

◎郭爽[德州市实验中学, 山东 德州 253000]

**摘要:**《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着重展现了革命青年的牺牲带给鲁迅的心灵冲击,以及鲁迅对此的心理反应,因而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阅读这两篇文本,应从文本的主观性出发,从词语选择、言说矛盾以及抒情方式的运用等角度,把握鲁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以此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寻觅鲁迅复杂而痛苦的灵魂。

**关键词:**《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 主观性 言说困境 “杂文式的抒情”

《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鲁迅的经典文本,也是教材中理解难度较大的篇目。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难于理解,一是学生对历史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二是文章具有极其鲜明的鲁迅特色,比如叙事抒情的主观性、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语言表达的独特性等。钱理群先生说,“鲁迅杂文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应”,因而鲁迅杂文的真正内核便是“他的所见,所思,所感,也即他的困惑的思想,他的被损害的心理,他的激荡的情感——他心灵的‘歌哭’”。只有读者关注文本中与“大众灵魂”叠合在一起的“鲁迅的灵魂”,才能真正读懂鲁迅的杂文。<sup>①</sup>在笔者看来,深入理解这两篇文章,需要关注其所体现出的鲁迅心理的独特性、言说的困境以及“杂文式的抒情”等三个层面。

## 一、“记念”与“纪念”:鲁迅心理的独特性

阅读这两篇文章,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记念”一词的理解。我们通常会认为“记念”同“纪念”,这是鲁迅使用文字的不规范之处。实际上,这是一个被我们简单化了的问题。在鲁迅的其他文章中,我们会发现“记念”和“纪念”并存的现象。例如,写于《纪念刘和珍君》一个月前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使用的是“纪念”,而写于《为了忘却的纪念》一年后的《记韦素园君》则是“记念”和“纪念”同文出现。

这种“记念”和“纪念”并用的现象,并非鲁迅使用文字不严谨。相反,鲁迅是一个极为严谨,甚至对文字的使用有所偏执的作家。据研究,《为了忘却的纪念》在《现代》杂志发表时,编者在排印本中按通行用语规范将标题“记念”改为“纪念”,但在当年年底收入《南腔北调集》时,鲁迅又把标题改了回来,仍作“记念”。<sup>②</sup>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使用“记念”一词有着特定的表达习惯和目的。正如符杰祥教授指出的,“鲁迅对自己语言习惯的坚持,本身即一个值得注意的修辞艺术问题”,“在表达内心深处的个人记忆时,鲁迅倾向于用自己所喜欢的‘记念’,在代表社会角色作集体发言时,鲁迅一般用约定俗成的‘纪念’”。<sup>③</sup>鲁迅写作《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一种私人化的写作,因而在行文中会有更多个人情感的流露。再加上鲁迅与刘和珍、柔石等人的私人情谊,以及革命青年的惨死给鲁迅带来的巨大的情感冲击,两篇文章因此成为鲁迅“心灵的‘歌哭’”。

这种以个人化的方式来纪念革命青年的心理也体现在他的行事中。《纪念刘和珍君》的开篇,鲁迅写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为刘和珍开追悼大会的那一天,“我独自在礼堂外徘徊”。通过这样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众人的疏离感——即便参加追悼大会,鲁迅始终有着自己的独特心灵世界和处事习惯。同样的细节也出现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如“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他曾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但因为不能够,最终只得选了一幅木刻《牺牲》。对此,鲁迅补写一笔——“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这里同样使用了“记念”一词,同样是在众人的“纪念”中独属于鲁迅的那一份“记念”。这一处闲笔,无意间也显示了鲁迅敏感而又孤独的心理和行事风格。

从对“记念”一词有意识地使用,到“独自在礼堂外徘徊”“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行事细节,我们可以明白两篇文章虽与时事密不可分,却是极具个人情感色彩的文本。因此,不能将其视为一般的纪念文

章，而应切实地走近鲁迅的文本世界和精神世界，从字里行间捕捉鲁迅寄寓的个人情感。

## 二、“说”与“不说”：言说的困境

两篇文章都是抒情色彩极为强烈的文章。文本的情感强度不仅体现在情绪饱满的言语中，更体现在“说”与“不说”、“忘却”与“纪念”的言说困境与情感张力中。

阅读《纪念刘和珍君》，很容易就可以捕捉到鲁迅欲言又止、欲说无言的言说困境，例如，“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来”，等等。上述语句集中体现了鲁迅“写”与“没有写”、“说”与“说不出”的矛盾心理。之所以如此，既因为青年的牺牲让鲁迅极为悲痛，也因为反动势力的凶残、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让他感到悲愤、悲哀，同时民众的健忘、庸人的麻木又让他感到悲凉。言说的困境实际上是精神上的困境，是鲁迅痛苦、焦灼的灵魂的外化。贯穿于全文的言说矛盾，展现了他内心压抑却又不可遏制的情感波澜，反映了他于“无声”处“呐喊”，在“绝望”中“反抗”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构成了文章叙事、抒情的内在线索。

类似的言说困境也存在于《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文章题目即呈现了他心灵的矛盾——在“忘却”与“纪念”之间的情感张力。在文中，我们可以找出大量的与之有关的语句，如“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等等。这篇文章中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举动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得知柔石等人被枪毙的深夜，鲁迅在“悲愤中沉静”下去，又因积习而凑成了一首诗。将本诗和《纪念刘和珍君》对比，我们会发现“忍看朋辈成新鬼”的悲愤、“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言说欲望以及“吟罢低眉无写处”的言说困境是何其相似。第二次是《北斗》创刊时，鲁迅“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最终选择了一幅木刻作为纪念。这一行为同样展现了他的言说困境——“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却又“无话可说”，只能以“画”代“写”，来寄托哀思。第三次是“今年的今日”，也就是写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时。这一段和第29段极为相似，可看作鲁迅情感世界的复现。复现的不仅是相似的情感，还有相同的言说困境。鲁迅以向子期写《思旧赋》类比，终于体会了

那种欲说又止的心灵矛盾。

通过抓住“写”与“不写”、“忘却”与“纪念”等存在于文本中的显在的言语矛盾，我们可以深切地感知到鲁迅面对革命青年被反动势力屠杀时言说的困境。语言是心灵的外化，言说的困境也就是心灵困境的外化。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一言语矛盾为切入点，梳理、体会贯穿于两篇文章的言说困境，我们对于两篇文本内在的情感张力以及鲁迅精神世界的感悟和理解也将深入一层。

## 三、“刀丛的诗”：杂文式的抒情

《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除了鲜明地体现了鲁迅杂文的主观性外，还典型地体现了鲁迅杂文自由无拘的表达，这一表达最重要的特点便是“杂文式的抒情”<sup>④</sup>。

两篇文章最为精彩，给读者带来情感冲击最大的便是抒情性的语段。钱理群先生说：“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并不是要记录、再现历史事实，而是要抒写三一八惨案对他心灵的冲击，他的心理反应。”<sup>⑤</sup>这一心灵的冲击来自段祺瑞执政府让人意想不到、难以置信的凶残，来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来自庸人的麻木、无恶意的闲人的无聊，来自人们的沉默。这一心灵的冲击幻化为气息，于是鲁迅感觉到“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幻化成色彩，于是鲁迅所体味的悲凉也有了“浓黑”的色彩。这一心灵的冲击最终触发了鲁迅内心深沉的悲痛、激烈的悲愤以及无尽的悲哀。鲁迅的情感不可遏制，鲁迅的抒情汪洋恣肆。于是，鲁迅文字的战斗性便充斥在这些语句中。面对似人非人的世界，他“深味这非人间浓黑的悲凉”，并以“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面对反动势力，他直斥“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面对沉默的人们，他高呼“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面对牺牲的革命青年，他又由衷地发出礼赞，“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未来，他又满怀期望，“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这些穿插于行文之中的抒情性语句，以其犀利的语言、饱满的情感、深切的思考成为投向敌人的匕首、唤醒民众的呐喊。

这种抒情的语句同样存在于《为了忘却的纪念》之中，比如第四节中的“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第五节中的“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

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在这篇文章中,“一种抒情的调子贯彻始终地弥漫于全篇”,“他的典型的讽刺文中的‘刺’几乎全不在了,在情感力量之上,更盖之以文笔的清新和简洁”<sup>⑥</sup>。这或许是因为隔着两年的时间,鲁迅内心的大悲痛、大悲愤、大悲哀已经沉淀了下来,笔法更加曲折隐晦罢了。但是,“这悲哀在文章中是贯彻到底的”,因为“五烈士之死也正如当年刘和珍之死一样,拨动了鲁迅心中情感的弦”。<sup>⑦</sup>

两篇文章还存在大量的记叙性段落,毕竟它们是以记事怀人为目的而创作的,但鲁迅的记叙又极为简省。比如,对刘和珍的刻画集中在了几件小事以及“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神态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温和、正义的女子形象。在第五节,鲁迅以大量的笔墨写刘和珍等人遇害的经过,这一简一繁的记叙中,作者的痛惜与控诉暗含其中。相较而言,《为了忘却的纪念》的记叙文字所占比重要大得多,因为情感渐渐平复之后回首往事,所记得的往往是那些琐事。但琐事之中却蕴含着作者的深情,比如鲁迅写柔石为朝华社操劳,写柔石搀扶他走路,甚至写柔石不相信人心之坏时亮晶晶的前额、圆睁的近视的眼睛,写柔石“只要学起来”的话……种种往事如在眼前,而鲁迅对于一个正直、善良、勤奋的青年的惨死的悲痛之情就已经寄托在文字之中了。

除此之外,在这两篇文章中还穿插着一些议论性的语句,比如鲁迅对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的理解,对徒手请愿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等。鲁迅在这些议论性的语句中一方面舒缓内心的沉重、悲痛之情,另一方面也告诫、勉励青年。这些议论性语句也是鲁迅抒情的有机组成部分。

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杂文在根底上是‘诗’的。”<sup>⑧</sup>正如他写的“怒向刀丛觅小诗”,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展现鲁迅大悲痛、大悲愤、大悲哀的文字,也可以看作鲁迅在“刀丛”写下的“诗”,看作鲁迅心灵世界的诗性文本。对于这类极具个人色彩和抒情色彩的诗性文本,我们应当超越常规的阅读时事评论的思路,关注鲁迅面对这种事件时的内心反应。鲁迅的文字世界和鲁迅的心灵世界是表与里的关系,他把革命青年的牺牲给他带来的心灵冲击,化作了或汪洋恣肆或曲折隐晦的文字。我们在解读这些文字时,也应当沿着鲁迅的文字,沿着鲁迅独有的言语表达逆流而上,在字里行间捕捉鲁迅深挚、沉痛的情感,从

而真实地走近鲁迅复杂、痛苦的灵魂。■

- ①⑧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第296页。
- ②③ 参见符杰祥:《鲁迅的纪念文字与“纪念”的修辞术》,《文史哲》2013年第2期。
- ④ 孙绍振:《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4页。
- ⑤ 钱理群:《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 ⑥⑦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第122页。

#### 参考文献:

-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慧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3] 符杰祥.鲁迅的纪念文字与“纪念”的修辞术[J].文史哲,2013(2).
- [4] 钱理群.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 [5] 孙绍振.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M].北京:中华书局,2015.

作者:朱强国,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山东省高中语文兼职教研员,德州市第一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郭爽,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德州市实验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

编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